

# 秋风宝剑孤臣泪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姜 鸣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姜  
鸣 著

# 秋风宝剑孤臣泪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 姜鸣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

ISBN 978-7-108-05291-9

I. ①秋… II. ①姜…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文集  
IV. ① K25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0870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 数 263 千字 图 150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54.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自序

拙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出版至今，不觉已有九年。九年来，我依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研究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我的写作方法，依然如同从前：先形成一些初步的想法，写成一些短文，发表在报章上。尔后不断地收集新的材料，继续思考，最后形成一篇更为丰满翔实的新文章。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就是这本《秋风宝剑孤臣泪》，亦是“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续集。

晚清，是中国新旧嬗递的时代。陈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式微，新生的事物随着时代的进步艰难地成长，中国的大门开始缓缓地打开。在变化的过程中，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政治格局也在持续动荡、变化，得风气之先的士人群体也成长起来。

这些变化和成长是由细节叠加出来的。丰富的细节构成了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当我看到自己穿越时代，在积满尘土的岁月杳杳里寻找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和诗词，感受他们为了改变闭塞、排外和盲目自大，用自己的智慧和责任心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不由常常为之感动得夜不能寐。当初，上

海籍的外交官李凤苞在德国订购“定远”、“镇远”、“济远”号军舰时，国内有人弹劾他，说他收受回扣。但最近发现了当年订购军舰的合同，里面专门订立了反商业贿赂的特别要求。李凤苞下台后，愤怒地写下“欺人到底不英雄”的联语。又如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自掏腰包，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却引来一连串的是是非非，承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压力。再如李鸿章，中国早期铁路事业最积极的鼓吹者，曾有过“朝开铁路，夕死可矣”的豪言。为了推动建造铁路，他费尽心思，大胆谋划。1880年，他先策划吴汝纶和陈宝琛代为拟稿，再请淮军名将刘铭传上奏建言，自己再上奏予以支持。即便如此，铁路计划还是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而被搁置。但是，刘铭传、吴汝纶、陈宝琛三人，都将这篇奏折收入自己的文集，打算流传万世，向后人展示他们睿智的先见之明。而当时坚决反对建造铁路的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下一些批评文字，到了1925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主持影印《翁文恭公日记》，也觉得实在有碍老师的形象，故作了局部的遮盖，硬是不让后人看见，这种为尊者显、为尊者讳的做法，让我们感受到历史评价的巨大力量。

本书的书名《秋风宝剑孤臣泪》，取自李鸿章的临终诗，表述的是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终点时的末世悲凉心态。2002年，我曾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探访李鸿章墓地的散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被《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02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个散文、随笔选集所收，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备感荣幸。我想，这篇文章的入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对于李鸿章这位历史人物命运予以的特别关注。本书中，《簪花多在少年头》一文，讲述探访李鸿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见所闻。“簪花多在少年头”，出自李鸿章《二十自述》，写

诗的时候，他刚满19岁，充满着生命的朝气和阳光。读者倘若把两篇文章连起来细读，对李鸿章一生的坎坷命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近年来，各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和随笔越来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把每篇文章都当作严格的论文来审慎对待，而非简单地拷贝粘贴传闻和野史。收入本书的篇什，无论从选题还是在写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可读性和学术性得以兼顾。我将此称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文章后面都附有详尽的引征文献史料的出处。一般浏览的读者毋庸去看出处，但专业读者则可以藉此寻找线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大量新史料被公布出版，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报章，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这种做法，既是一种挑战，却也使研究更加富有趣味。特别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及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大大丰富了我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之深度和广度。另外，旧影像的不断被公布，也使我们对于古人，有了更具形象化的了解。

本书写作中，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忠文兄，他一直向我传递着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并帮助我寻找珍稀史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个历史课题，在电话中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感谢《新民晚报》吴芝麟兄、《南方周末》刘小磊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陆灏兄和黄晓峰兄，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最初都曾在这些媒体上发表，他们也一直对我的写作和研究给

予支持。感谢陈悦和徐家宁先生，他们在旧影像的资料和辨析上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感谢吴慧剑先生，帮助我在图片修复上做了许多工作。

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的妻子家玻，是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治学和写作的兴趣；感谢我的儿子姜源，他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还常常承担我研究工作的助理。我把本书献给我刚刚去世的母亲，感谢她的养育之恩；她的慈爱和远见，使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得到更多的见识和锻炼，对我的成长影响至深至远。

姜 鸣

2015年1月

#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 以镜镜人须眉活

|                  |   |
|------------------|---|
|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总理衙门大臣照片 | 1 |
|------------------|---|

## 军营弄惯入军机

|          |    |
|----------|----|
| 大臣笔下的左宗棠 | 16 |
|----------|----|

## 字里行间的细节

|            |    |
|------------|----|
| 读《翁同龢日记》笔记 | 31 |
|------------|----|

## 簪花多在少年头

|            |    |
|------------|----|
| 访李鸿章故乡合肥磨店 | 51 |
|------------|----|

## 老来失计亲豺虎

|              |    |
|--------------|----|
| 李鸿章访俄的若干细节再现 | 63 |
|--------------|----|

## 朝开铁路，夕死可矣

|                |    |
|----------------|----|
| 李鸿章谋划修建铁路的一个插曲 | 82 |
|----------------|----|

## “南中寄新蟹，与合肥持螯共酌”

|              |     |
|--------------|-----|
| 李府螃蟹之来路及送礼种种 | 114 |
|--------------|-----|

## 为老秀才写的介绍信

|               |     |
|---------------|-----|
| 张佩纶与胡适父亲胡传的友谊 | 121 |
|---------------|-----|

## 本来钟鼎若浮云

宝廷娶江山船女之谜…………… 138

## 灿灿医星映御街

悬丝诊脉、吉林人参和东太后之死…………… 157

## 治人治病，中外一家

李鸿章与西医…………… 183

## 一时耆旧尽凋零

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 197

## 社交季的新客人

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 211

## 在那华丽的宫廷里

格林尼治的中国留学生…………… 231

## 欺人到底不英雄

关于首位上海籍外交家李凤苞的争议与辩诬…………… 246

## 从出走到回归

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是外企的白领…………… 267

## 男儿怀抱谁人知？

细说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 282

## 敢言掣肘怨诸公

1891：北洋海军发展的转折年…………… 305

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328

参考引征书目…………… 350

# 以镜镜人须眉活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总理衙门大臣照片

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

——约翰·汤姆森

## 从《中国百年摄影图录》上的一张照片说起

上世纪 90 年代初，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胡志川先生编著的《中国百年摄影图录，1844—1979》。依当时的价格论，12 开本 266 页的铜版纸精装书，280 元的书价，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实在昂贵。但我惊讶书中收录清末的历史照片，约有小半数前所未见，尤其是第 25 页刊载的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1868 年的合影，更是研究晚清政治史、外交史的学者都会珍惜的视觉图像，所以当即买下。这帧合影，我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予以转载；对于书中所刊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我则撰文质疑，认为是运用简单特技伪造的赝品。翻阅品味《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给我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乐趣。

## 依循宝鋈诗歌开始的查询

去年11月，我阅读宝鋈的《文靖公遗集》时，一首标题冗长的诗歌，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首诗叫做《泰西照相人曰末士丹忱照恭邸及董司农恂、毛司空昶熙、沈司马桂芬后，复照余暨文协揆祥、成廷尉林三人，戏作短歌以纪其事》，其全文为：

末士丹忱沧海客，鸛眼虬髯方广额。  
以镜镜人须眉活，月影分明三李白。  
忽来粉署观仪型，河间贤邸罗晶屏。  
董毛沈君入刻画，风采一一垂丹青。  
摹写吾曹复何谓，想以寅清同气味。  
虚庭秋色湛清华，菊蕊桐阴纷荟蔚。  
中坐首推文璐公，公才公望神端凝。  
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  
廷尉成侯意豪放，天骨开张郁相望。  
邹枚今孰出其右，褒鄂昔应同此状。  
余也弩钝嗤凡材，万修王梁同云台。  
身非倚相偏居左，邱索典坟何有哉。  
走笔放歌成一笑，夕阳紫翠天光耀。  
行当携手梅花村，大署堂额曰玉照。<sup>1</sup>

诗歌记录了一个叫做末士丹忱的外国摄影师，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为恭亲王奕訢和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宝鋈、文祥、成林等晚清大臣拍照的过程。众所周知，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三十年后，这玩意儿在中国仍是一项人所未见的奇技。诗中这些高官兴味盎然，面对镜头，摆起姿势，一直忙活到残阳西照。从

诗歌使我联想起沈、董、毛的那张照片，应当摄于此日。也意识到，当天至少还有宝鋆、文祥、成林的合影以及恭王的照片。我马上找出以前收集的恭亲王照片，从环境和椅子等因素推断，认为其中一张坐姿照，可能就是当日的作品，但另外几人的照片，却一时难以寻觅。

## 他们是谁？

对于今人来说，大多听说过恭亲王，但对文祥、宝鋆等人就很生疏了。其实这次摄影所涉及的人物，均是同治朝和光绪朝前半段清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恭亲王、文祥、宝鋆从 1861 年起，就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 1876 年去世，恭亲王、宝鋆一直任职到 1884 年，在甲申易枢事变中被慈禧太后逐出政治舞台。董恂亦是从 1861 年至 1880 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同时长期执掌户部。沈桂芬、毛昶熙、成林 1869 年任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同时亦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他们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与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所谓的“同光中兴”所重叠，与洋务运动相伴随。慈禧太后之下，他们就是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清史稿》写道：

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sup>2</sup>

又说：

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sup>3</sup>

从上述评论中，读者大致可以感受到这些官员在晚清政坛的重要位置。宝鋆在诗中将文祥恭维成诸葛亮、杜甫（“一羽云起汉诸葛，万国眉攒唐少陵”），也可看出当时官员对于文祥的推崇。史学界过去对于这些人研究甚少，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回忆录《花甲忆记》中，形容文祥有着瘦削弯曲的身材与硕大的脑袋，是实际上的总理。文祥曾经告诉他：“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丁韪良又说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他并不漂亮，然而行为举止既和葛又优雅，讲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丁韪良还说，成林向他解释，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总向皇帝进谗言，破坏总理衙门的筹划。恭亲王自有应对办法。他奏请皇帝给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正是这样进入衙门的。二者都成了恭亲王的忠实同僚。<sup>4</sup>

区别于这些正面描写，也有外国人直接抨击总署大臣的——这帮人“全部是老头子，而模样和举动则完全像老太婆！”<sup>5</sup>“总理衙门，应该叫做总不理衙门！”<sup>6</sup>这些文字记录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记忆，但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却使我感到缺

憾。无疑，在历史研究中，辅以视觉形象，看到历史人物的面容，会带来更加直接的感官冲击，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拉近后人与前人的心理距离，这就是我追踪本次摄影活动及其照片的兴趣所在。

## 新的发现

我在互联网的搜索过程中发现，伦敦威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网站中，保存着英国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也就是宝鋆称为未士丹忱之“泰西照相人”——早年在中国拍摄的数百张历史照片，进而顺利找到了那次拍摄活动全部参加者的照片，总计包括：

恭亲王的两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董恂、沈桂芬、毛昶熙、成林各一张单人照片；文祥、宝鋆、成林的三人合影；董恂、沈桂芬、毛昶熙的三人合影。

依靠神奇的互联网，一百几十年前中国政坛的最重量级政治人物的容颜形象，在网页中一一呈现出来，真是令我激动不已。

朋友告诉我，国家图书馆去年9月与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图片展览——“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中，也展出过部分汤姆森照片。但可能没有将照片和拍摄背景联系起来考量，所以，照片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同时发现，《中国百年摄影图录》第55页上刊载的“清代武官”一照，其实就是成林。成林是个满族文官，1869年11月12日起，以光禄寺卿的本职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次年5月5日改任大理寺卿。宝鋆诗中称“廷尉成侯意豪放”，廷尉是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北齐易名为大理寺卿。据此分析，摄影显

然不可能早于 1870 年。威廉网站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标注为 1868—1870 年。惟 1870 年的秋天，总理衙门正因“天津教案”而焦头烂额，毛昶熙、成林先后被派往天津查案，曾国藩亦因此被免去直隶总督一职而改由李鸿章担任。在这种气氛中，总理衙门大臣恐怕不会请洋人来拍照。又查汤姆森本人经历，他 1871 年从广东北上福建，4 月访问台湾，1872 年离华回英国，照片似应在这两年之间拍摄为妥。

汤姆森这次为中国官员摄影，是丁韪良牵线安排的。拍摄地点，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花园。汤姆森事后回忆，他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入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sup>7</sup>。曾有外籍人士记录，总理衙门并非设在阔大华美的建筑内，而是设在卑陋坍塌的破屋中。<sup>8</sup>仔细观察沈、董、毛的合影以及文祥、董恂照片，房屋的柱子和地面都很破旧，想来斯言不差，老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证明。当年驻京外国人恶毒地形容，中国官员在这里管理国家大事，看着自己的胡子一天天长起来；一长列全权公使坐在又硬又脏的座位上，被主人强劝吃他们不愿吃的糕点。为了谈话不着边际而焦急，普遍地耗损了精力。<sup>9</sup>从拍照使用的明式圈椅来看，虽然没有沙发那么柔和，倒也是受到推崇的古典式样，老外的评论显得过于刻薄。

汤姆森注意到，拍照时，“大臣们都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缎面长袍，式样简单，前面开襟，腰间束着带子；苍蓝色的绸领从颈部到肩部，像锥体一样立在那里；脚下是厚底的黑色缎面靴子。这种装束看上去很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大臣中的许多人可称美

男子，就像我们国家政府内阁里那些引为自豪的漂亮男人们一样。所有这些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sup>10</sup>

汤姆森也记录了恭亲王与他的交谈：

恭亲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询问了我的旅程和摄影情况，特别对摄影过程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阁员们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者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在一旁观察着他，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和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和他那些显赫的大臣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sup>11</sup>

## 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其人

约翰·汤姆森是一位开创性的苏格兰摄影师、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于1837年6月14日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年代，他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成为学徒，在那里学习了摄影术并能熟练掌握湿版照相法。1858年学徒期满，他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上了两年夜校。1862年他追随哥哥威廉（William Thomson）去远东旅行，游历了新加坡，穿越马来西亚来到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和印度后搬去了泰国，用照相机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1866年回到英国。1867年，汤姆森再次返回远东，7月到达新加坡，10月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商业照相

馆。在此后的五年中，汤姆森游遍中国，南起香港和广东，北至长城，既游历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了许多内陆地区。1870到1871年间，汤姆森访问福建，并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乘船沿闽江游览了厦门和汕头。1871年4月，他和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一起前往台湾，从打狗（今高雄）登岸，游览了台湾府和台湾西部的村寨，拍摄了包括台湾府和许多原始村落的最早的照片。此后，他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汤姆森摄影取材范围非常广大，从王公贵族到街头乞丐、从皇宫寺院到田间村舍，他用镜头记录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中国文化与人民。他在中国的照片集结为四卷本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于1873到1874年陆续出版。这部摄影集，第1册为香港、广州、台湾的内容；第2册为台湾、潮州、广州、厦门、福州、汕头的内容；第3册为宁波、上海、普陀、南京、九江、武昌、汉口、宜昌、四川的内容；第4册基本是北京的人物和景色。该书封面尺寸490毫米×360毫米，合计发表了218幅照片。它的问世，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过去我们看到的清末照片，许多都是汤姆森的作品。Wellcome图书馆网站上的照片，许多与《中国和中国人影像》一致。1877年，汤姆森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的画册，书中记录了伦敦贫穷人们的生活，揭开了社会底层的人们——擦鞋人、赶出租马车的人和劳工的生活状况的一角。《伦敦街头生活》给汤姆森带来更大的社会声誉。

汤姆森在中国旅行时，常常孤身一人，去面对从未见过的陌生访客和摄影术的当地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影像》的《引言》中写道：